

星期文库

《杨家将演义》与杨家将戏之七

杨门女将平西夏

贵翔

《杨家将演义》第四十八回至第五十回,讲述了杨宗保征西被困金山笼,杨门十二女将请缨出征,打败西夏的精彩故事。

宗保率兵征讨西番,大意轻敌,误入埋伏,被困在金山笼。余老太君得知孙儿被困,焦急万分。朝廷无将可派,如再耽搁,宗保性命难保。于是,就带领穆桂英及八娘、九妹等众女将,于次日一早入朝请缨。宋真宗大悦,同意杨门女将出征去救宗保。老太君当即分兵派将,十二员女将,随着一声炮响,各持兵器,端坐马上,威风凛凛,出了府门,奔赴前敌。众女将英勇奋战,终于取得大胜,西番穆王只得在城楼竖起降旗,并向宋王递交降书。

京剧《杨门女将》,也称《百岁挂帅》或《十二寡妇征西》,在上述故事的框架内,进行了改编演义,将原著中宗保被困,改为宗保被困时到绝谷探路,中暗箭阵亡,使天波府内为他安排的寿宴,变成了灵堂。宋朝天子见无将可派,在奸臣的怂恿下,便要割地求和。余太君强忍悲痛,以百岁高龄凛然挂帅,率领杨门女将奔赴边关,抗敌救国。

杨家众女将很快在阵前击败入侵大军,西夏王只得退至老营,企图凭借天险顽守,并设计欲将求胜心切的杨文广诓进绝谷,借以威胁杨家。余太君、穆桂英识破敌将奸计,穆桂英依照杨宗保生前绝谷探道的遗言和马童张彪的陈述,证实绝谷内确有可以飞越天险的栈道,可奇袭敌营。众将勇闯谷中,历尽艰险,终于在识途老马的引导和谷内采药老人的帮助下攀上栈道,从后路奇袭西夏大营。

此时,西夏王已将谷口围住,威胁余太君,若不献出边关,将纵火焚谷。太君不为所动。突然,敌营后方大火冲天,余太君知道穆桂英等已渡过天险,便率兵猛冲敌营,里外夹攻,一举歼灭西夏兵将,班师还朝。

该剧是新中国成立后编演的一出成功剧目,演员基本功扎实,行当齐全,流派纷呈,充满青春活力。剧中余太君的大段西皮唱腔“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”,穆桂英在“探谷”一场中的高拨子唱段“风萧萧,雾漫漫星光惨淡”和采药老人的言(菊朋)派唱段“听说是杨元帅为国丧命”,都是该剧的亮点。该剧于1960年由崔嵬执导,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为电影艺术片。时过六十余载,这出《杨门女将》仍为全国各大京剧院团经常上演的剧目,并深受广大戏迷喜爱。

不得。只要我们相信女士的品格可以不设藩篱、不受限制,就不必为了女性“该怎样”或者大女主“不能这样”而争执不休。从古典文学中的蛾眉英姿到现在影视剧里的鲜活生命,女性叙事的发展是对人生可能性的漫长探索。一位女士,一个普通人,本来就既可有细腻情感,也可有雷霆悍勇;既可守一家灯火,也可闯万里山河。

在这条创作者和受众共同求索的道路上,需要警惕的是浅尝辄止、流于形式、自我麻痹等惰性与“惯性”。人类对美好品格的推崇不会休止,对美好品质的追求不曾停歇,躺在一时的赞誉声不肯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做法只会让观念陈腐、思维落伍,所有人都必须坚定地向着更辽阔、更坚韧、更有力量的人生前进,才能在一步步靠近目标的过程中,重塑新的理想,拥有新的品格。

“祛魅”与“重塑”

——影视剧里女性叙事的多元觉醒

丁婧

集体“祛魅”,甚至于对“大女主”的失望,正是在呼吁女性成为执掌命运的主角,在漫漫人生路中淬炼出闪耀的品格。温柔不是软弱,勇敢无关性别,影视剧里的女性形象从历史深处走来,在现实生活走过,向遥远未来走去,始终焕发着人性的光彩。那些闪耀在她们身上的品格,早已跨越性别、跨越文化乃至跨越时代,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财富,归为人类共有的美好品格。

勇敢、坚毅、真诚、热烈、聪颖、善良、担当……这一切词汇,本没有性别属性,更不应让任何人止步不前、苦求

如你所知,影视剧里活跃着数不胜数的女性形象。

在电影大片中,她们可能勇敢、坚毅、果断;在现实题材电视剧中,她们可能真诚、热烈、正直;在青春浪漫剧中,她们可能聪颖、活泼、倔强;在影视博主的分析视频中,她们可能世故、复杂、多变;在网剧和微短剧中,她们可能精明、强悍、坚韧……她们可以兼具许多种美好的品质,也可以在一些质量不高、立意不明的作品中沦为平平无奇的背景板。

在不同的平台、不同的作品中,影视化或者说影像化的女性叙事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。这种复杂不仅是包罗万象、呈现与时代同步的女性以及人生的众多可能性的复杂,也是如洪瀑激流一般,随时用全新的视角、理念和人物精神覆盖“老套路”的复杂。前者,在电视剧《山花烂漫时》《我的阿勒泰》和电影《好东西》等作品中都有较为精彩的呈现。而后者,则呈现出人们对于女性角色所承载的品格与价值的要求,正在不断发生变化。网友热衷追批“老剧”《如懿传》的现象以及微短剧从保姆视角对“霸总”非正常行为的解构,也都有着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显著特征。

复杂意味着丰富的选择,丰富的选择背后则隐藏着需求的多元。不可否认,观众对女性叙事的偏好并不统一。在对于“大女主”的讨论中,爱情往往被视为对事业线的干扰,而“利他”属性相关的言行举止,也被视为对女主自我属性的破坏。观众的挣扎,本质上是对女性角色的重新审视——女性角色不必完美无瑕,不必迎合、满足他人需要,不必始终奉献、牺牲、消弭自我,而应该回归到作为“人”的本质,坚定追求人类共同向往的美好生活。

石韞玉而山辉,水怀珠而川媚。影视剧里的女性形象可以在批判中进步,在打碎后重生。观众对传统叙事



春来千万家

吕献峰 绘画
唐云来 题诗

绿柳知春绽嫩芽,
东风习习到天涯。
双双瓦雀飞鸣过,
报道春来千万家。

诗画寻楼

幸运

刘香

手过去,竟有响声。天哪,干到这个程度了?随着清脆的“咯嘣”一下,我的手掌上多了一片花瓣一片叶子。摸了一下,干得像刺。稍微捏了一下,碎得掉渣。

一摸一捏间,我触摸到了一束幸

运又幸福的花。

它已干枯至此,主人才万分不舍地置于垃圾箱沿儿上,那送花人的感情或主人自己买花时的心情,会不会存放了同样长的时间?比起一牵拉就直接扔进垃圾箱里的花,这束花是不是幸运得多,也幸福得多?

物尽其用是物的幸运,也是物的欢喜。而我,恰好目睹了这份美好,不也是我的幸运,我的欢喜?

春鸟归来

东山银杏

它们不像人类,有窗可关,有屋取暖,衣食无忧。一身羽毛,便是它们全部的家当;一双翅膀,便是唯一的依靠。降雪时,去何处寻一粒草籽?冷雨夜,又在哪里栖身?我曾暗暗为它们悬着心。

直到这个清晨,一声清亮的啼鸣,让我知道,小鸟与春天一同回来了。接着是第二声、第三声……画眉的圆

下楼丢垃圾,瞧见垃圾箱沿儿上放着一束花。看得出,是主人刻意放在那儿的。

已枯萎成难看的衰败样,便不好继续留在家,可即便枯萎,在主人眼里也仍是花,便不忍直接放进垃圾箱里,主人就在纠结中把它搁置到垃圾箱沿儿上。

在主人心里,它与垃圾注定不同。这只是我的推测,却因了这推测,我似乎跟这束花也亲近多了。伸

清晨,被几声鸟鸣轻轻唤醒。那声音细碎而轻柔,像婴孩在母亲枕边呢喃。不多时,便有大鸟温软地回应,声调低低的,仿佛在叮嘱:轻一点,别吵醒了熟睡的人。

我几乎要忘记,这座假着宝华山的小区,原来是被鸟鸣填满的。

北风紧时,枝头空了,檐角静了。那些常在香樟、桂树与竹丛间跳跃的小影子,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。我常立在窗前,望着宝华山出神:鸟儿或许回山里了,可是山林光秃秃的,无瓦遮头,无暖巢可依,它们如何才能挨过这漫长的寒冬呢?